

张 女 焦 晓 谈



The Color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世界钢琴家访谈录(下)

焦元溥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黑白之间

The Color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世界钢琴家访谈录(下)

焦元溥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艺黑白：世界钢琴家访谈录（上、下）／焦元溥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1
ISBN 978 - 7 - 108 - 03147 - 1

I . 游… II . 焦… III . 钢琴－音乐家－访谈录－世界－
现代 IV . K815.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4986 号

前　　言

在第一、二章介绍过法国与俄国钢琴学派的钢琴家访问后，本册访问将呈现更为缤纷灿烂的钢琴演奏世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所谓的“学派”和“传统”皆已高度融合，教育普及与交通便利更让世界各地皆可产生钢琴名家。虽是高度竞争，但钢琴家也能各自贡献不同的音乐观点，为古典音乐的创作与演奏注入源源不绝的活水。在欧洲钢琴家的访问中，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政治局势如何影响文化传承，而地缘关系又如何影响钢琴家的学习与思考。在美国与拉丁美洲钢琴家的访问中，我们则见到欧洲文化在新大陆的发展，以及新风格与新思考的诞生。最后在亚洲钢琴家的访问里，我们得以见证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激荡出艺术的火花，而政治、地缘、种族、语言又如何交互影响了音乐家的学习与思考。作为古典音乐发展中最新的生力军，近年来亚洲除了生产拼贴东方元素以讨好西方世界的作曲家，以及哗众取宠卖弄东方风情的钢琴家等文化笑柄以外，是否还能在二十一世纪通过古典音乐家展现出亚洲的深度人文精神与美学，并在文化交流中呈现更深刻的艺术，则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也是古典音乐的未来。

Laszlo Holossi
1905-2001

【大寒】

日出》六時四十一分 日沒》十七時三十一分

25 星期四

12.7

NY 3 o'clock pm
father → business
mother → housewife
→ father's piano
all my loves → 那不勒斯 我有下
no choice
→ baseball 但遇之何
地獄 passion
→ 在我身上
finished 我之後 → keeping
local teachers miss people
SIX among BWHII
舊城 Vienna, Poland

N Yagan

Studio
grey Open
My father
to California
to ↑
2 play
11 years old

我父親 first ambition

我強了他到我們公寓

C Park West

不好 我父親 charming

相比 希伯來文

是否為我們洋堂

amicable 又很 good native
Aflat chaper Ballade

77 → 15 years → 26

He is 77th, How to think
改進 the quality of

牠是 狐狸, 但要

elphant

台灣歌女

黃恢弘認為，絕大多數台灣老百姓善良、樂天、幽默又熱愛故鄉的心靈，其實沒有藉台語流行歌曲好好抒發。「沒

聽過」現在，台灣老黑狗「來了！」黃恢弘雙目炯炯的說：「為台語歌曲開創新局面，這就是上天賦予台灣者黑狗獎

的使命。」

黃瑞紅 台灣老黑狗樂團

awarded

目 录

第三章 欧洲钢琴家（续） European Pianists	1
齐默尔曼 Krystian Zimmerman	3
桑多尔 György Sándor	33
瓦萨里 Tamás Vásáry	46
奥佩茨 Gerhard Oppitz	64
弗格特 Lars Vogt	76
多诺霍 Peter Donohoe	90
哈夫 Stephen Hough	103
安兹涅斯 Leif Ove Andsnes	120
第四章 美洲钢琴家 American Pianists	135
图雷克 Rosalyn Tureck	136
斯兰琴丝卡 Ruth Slenczynska	142
贾尼斯 Byron Janis	161
弗莱舍 Leon Fleisher	181
谢尔曼 Russell Sherman	193
卡宁 Martin Canin	204
科瓦切维奇 Stephen Kovacevich	215

- 227 **列文** Robert Levin
245 **奥尔逊** Garrick Ohlsson
263 **奥蒂茨** Cristina Ortiz

- 275 第五章 **亚洲钢琴家** Asian Pianists
- 276 **傅聪** Fou Ts'ong
293 **殷承宗** Yin Cheng-Zong
311 **王青云** Bobby Wang
323 **白建宇** Kun Woo Paik
339 **陈必先** Pi-Hsien Chen
359 **邓泰山** Dang Thai Son
375 **陈毓襄** Gwyneth Chen
392 **安宁与简佩盈** Ning An vs. Gloria Chien
407 **严俊杰** Chun-Chieh Yen

钢琴家推荐 CD 音乐录音表	422
钢琴家访问记录表	426
索 引	429

第三章 欧洲

European Pianists

钢琴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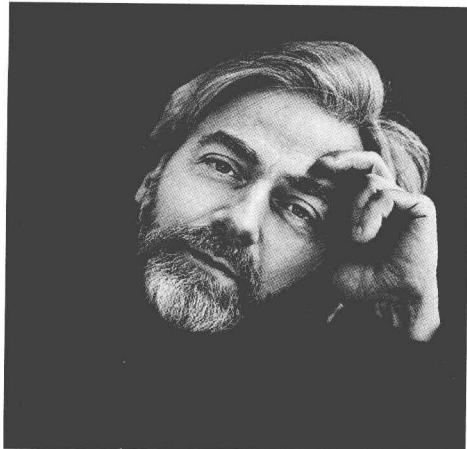


Photo Credit: Kass Kara

齐默尔曼

Krystian Zimmerman

1956—

齐默尔曼 1956 年出生于波兰查博兹 (Zabrze)，在父亲启蒙下学习钢琴，1963 年起至卡托维茨音乐院与亚辛斯基学习。他于 1975 年荣获肖邦钢琴大赛冠军，更获得该赛波兰舞曲奖与马祖卡舞曲奖，自此深受国际乐坛重视。

齐默尔曼有超乎想象的惊人技巧，更有博古通今的知识与百年罕见的智慧。不仅对钢琴演奏与音乐作品皆有深刻了解，也有洞悉世事的敏锐观察与超然哲思，融合其非凡品位而成独一无二的伟大艺术，无论是现场或录音皆臻于完美。他的曲目多元宽广，演奏日新又新，是二十世纪至今最受推崇，亦最为特别的音乐艺术家之一。

欧洲

Krystian Zimmerman 齐默尔曼



焦元溥（以下简称“焦”）：可否请您谈谈您的童年和接触音乐的经过。

齐默尔曼（以下简称“齐”）：首先，请你先想象一个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我出生于 1956 年，那时斯大林不过死了三年而已。虽然在 1955 年波兰一些重大改变开始肇端，但本质上那还是一个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国家。比方说我记得那时在公园里都还有未爆弹，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都特别被教导去辨识这些炸弹。那时人民生活穷苦，没有什么物质享受，但幸运的是我们家还有一架钢琴。事实上，那是我童年唯一的玩具。钢琴的状况不好，家父则尽其所能地用各种方式修复钢琴。那时也没有电视——有钱人家里才有，但电视也只播个半小时新闻，或是一些关于战争的影片，大家也没有兴趣去看。

焦：所以音乐则是唯一的娱乐？

齐：不只是娱乐，根本是生活。家父其实是位音乐家，但他无法以音乐养活自己，所以最后在工厂任职。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人，能做许多事，在工厂里很成功。他在工厂认识许多喜爱音乐，但也都为自己不能以演奏为生而受苦的朋友。所以在家父的组织下，他们下了班就直奔我们家拿起乐器演奏。我母亲则准备晚餐。那时没有电话，她只能用直觉猜想会来多少人，而她总是神准。这些人一到我们家，就以疯狂的速度塞饱肚子，迫不及待地拿起乐器演奏。啊！那是我一天最期待的时刻。我从学校下课回家，就呆呆地盯着时钟等他们到家里演奏。还有四十分钟……三十分钟……随着时间愈来愈近，我也愈来愈兴奋……我忙着检查钢琴状况如何，猜想他们会演奏什么……我整天就是在等这个时刻！

焦：您那时就会弹钢琴了吗？

齐：还没。最初，我在一个节日得到一个可以调整音高的口风琴。我那时学会了如何演奏，而家里的重奏总有人缺席——可能是中提琴没来，或是大提琴缺人。由于他们总是一个月内重复演奏不少曲目，所以

当有人缺席，我爸就叫我用口风琴补上那个声部。即使我还不会看谱，我已经知道各个声部是如何演奏，而我也因为要替补演奏而自然地学会了识谱。小孩子学东西单纯，总能快速学会。我也在这种情况下学会了各种调号与谱号，而且能够视谱吹奏任何作品。那真是无穷的乐趣呀！到后来即使那个声部没人缺席，我还是挤在旁边吹奏。这样的经验也让我了解室内乐的演奏诀窍和曲目。因为我演奏过各个乐器的声部，经过十六年来的经验累积，我知道各声部的问题之所在，熟知作品每一个环节的困难与妙处。直到今日，当我演出室内乐时，我仍然知道如何带领各个乐手度过演奏上的问题，或是如何引导各个声部，因为那是深植我心的童年记忆。

焦：这真是迷人的童年回忆！您果然学到很多。

齐：我想这段经验影响我最深的，可能还不是对室内乐的认识，而是对音乐的热情。音乐是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每天都期待演奏，期待音乐，当他们拿到乐器，面对乐谱，简直是非把音乐吞了不可，以音乐为食粮！对我而言，他们本身就是音乐。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身边充满对音乐怀有赤诚的人，真的是最幸福的经验。今日我和乐团演奏，常常被乐团问“三次排练？为什么要三次排练？不能一次就好了吗？”会问这种问题，就已经反映出这些人对音乐的态度，更别提那些排练时看表多过乐谱，关心休息时间胜过音乐的乐手。我很怀念那些对音乐有真正热情的人。

焦：那您的钢琴又是如何起步的？

齐：我的父亲教我弹钢琴，让我学习莫扎特《第一钢琴奏鸣曲》。1962年12月，我举行了人生第一场音乐会。来年当我六岁的时候，当地电视台希望能播些新闻和战争片以外的东西。不知怎么的，他们决定拍我这个小猴子弹钢琴，然后播到电视上。由于我弹的是我自己写的曲子，我想他们一定觉得这很有趣。我还记得那是1963年5月27日。十七年后，我在一次旅行演出的音乐会后遇见一位老人，他说“我是令尊在工厂时的同事，当年他交代我把电视演出拍些照片，这里就是当年



的照片。”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照片！虽然晚了十七年，当我拿到那些照片时，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对我而言，这是无价的文件。电视音乐会后，我又弹了一些音乐会。那年9月，家父带我去找卡托维茨音乐院的负责人玛琪维茨女士（W. Markiewicz）。玛琪维茨曾在柏林与佩特里（Egon Petri, 1881—1962）学习，是相当好的钢琴家、教师以及作曲家。她为儿童和小学生写了许多作品，也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然而玛琪维茨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她说她太老了不适合教我，但有一位杰出的学生，二十多岁，刚刚在巴塞罗那得到玛丽亚·卡纳尔斯钢琴比赛（Maria Canals Piano Competition）的冠军。她建议我向这位年轻钢琴家学习。这位钢琴家就是亚辛斯基（Andrzej Jasinski, 1936—）。由于波兰仍在铁幕之下，亚辛斯基根本无法出国演出，于是他把事业放在教学，而我也就成了他的第一个学生。我还记得那是1963年9月16日，我和亚辛斯基上第一堂钢琴课。就这样，家父每周带我坐火车到卡托维茨音乐院上课，也认识了许多比我年长的同学。

焦：当时卡托维茨音乐院的环境与师资如何？

齐：喔！那可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学校。我到西方世界后，很惊讶地发现教师在许多国家的地位根本不高。这实在是令人难过的事，毕竟他们是培育未来的关键人物，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那时的波兰，老师的地位非常崇高，因此能留住人才。举例而言，作曲家古雷基（Henryk Gorecki, 1933—）当时正是卡托维茨音乐院的院长，学校中也有许多杰出的作曲家和非凡人物。他们无处可去，所以到学校教书。因为教师有社会地位且受人尊重，所以学校里充满了许多杰出的人物，是极好的学习环境。和亚辛斯基学习两年后，他说我必须学习全方面的音乐，包括音乐史、音乐学、视唱、和声、理论等等，所以我开始除了早上在一般学校就读外，下午则到音乐学校进修。1970年我从这两种学校毕业，进入卡托维茨的完全中学，也就是可以在同一所学校内学到各种科目。那时波兰正进行中学教育实验，所以会有这种整合性的学校，各科教师也都是了不起的人才，能够带领学生深入各种学问且发现其美丽与趣味。除了教政治和军训的老师很无聊，射击、扔手榴弹很无趣以外，我想我的学习可说是极为丰富而精彩。

焦：音乐方面呢？波兰音乐教育是否特别着重肖邦和其他波兰作曲家？

齐：那时波兰有各种比赛来判别学校之间的高下，学校自己也举办了各种比赛。那时有俄国音乐比赛、西方音乐比赛、巴赫比赛、贝多芬比赛、普罗科菲耶夫比赛等等，反正是应有尽有。学生也在比赛中互相观摩，砥砺学习。我那时投入于古典乐派和俄国音乐，尤其喜爱俄国音乐。波兰虽然饱受瓜分，但也有地利之便。战前的波兰许多土地原属德国，因此战后许多德国传统仍能保存在波兰，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音乐传承也延续下来。波兰当然也有自己的传承，肖邦自是我们的宝藏。在苏联影响下的波兰，在文化上则得到俄国的熏陶，整套俄国学派都完整地展现于波兰，吉列尔斯、里赫特都常到波兰演奏，肖斯塔科维奇尤其常到波兰指挥自己的作品，孔德拉辛、罗日捷斯特文斯基等指挥名家也都不缺席。就学习俄国音乐与学派而言，这是最好的教育。就法国音乐和文化而言，很幸运地，亚辛斯基极为热爱法国音乐，更曾在巴黎向塔格丽雅斐罗（Magda Tagliaferro, 1888—1986）以及布朗杰等名家学习两年，所以我得以浸淫于非常丰富的音乐文化之中，学到各家各派的长处与风格。我只能说这是我极大的幸运。

焦：这样的学习环境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也能建立最平衡、最丰富的音乐观。然而在学校以外，当时一般波兰人对音乐和文化是否有相同的热情？

齐：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无法想象的热情。我现在住在瑞士，瑞士当然有自己的文化，也维持很高的文化水平，特别是想到瑞士才七百万人，能有如此成就实在很可观。然而，文化在瑞士只在博物馆与演奏厅里，在社会中并不这么重要，人们没有活在文化里。但那时的波兰人可是真正活在文化里，文化到处可见，人们期待肖邦钢琴大赛，和肖邦大赛一同生活，一如现在人期待奥运或世界杯足球赛一样。举例而言，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在肖邦大赛举办时搭电车，你会发现车上的人都在谈论比赛，大家会对着表说“现在是十点，那个俄国人要弹



了……现在十一点，那个法国人要弹了。昨天某选手弹得极好，但哪些人表现差了点……”全车的人都在讨论肖邦大赛，甚至车长还会宣布“现在第三轮结果出来了，哪些人可以进入决赛……”在那个时代，肖邦大赛不是音乐比赛，而是波兰人的生活。我想对西方世界而言，他们大概很难想象一个音乐比赛竟是全国上下热烈讨论并与之生活的话题。肖邦大赛的门票奇货可居，即使出动所有警察，甚至出动军队围在音乐厅，还是无法抵挡爱乐人民的热情。人民爬到屋顶上，以各种难以想象的方式进入音乐厅。华沙爱乐厅总是得缴罚款，因为消防法规不容许音乐厅挤那么多人——你能想象一个容纳一千五百人的音乐厅，最后硬是塞进四千多人吗？这实在是太夸张了！在这种情况下，演奏者真的很容易出头。想想那时电视只有一个频道，而比赛每一轮都有电视和广播转播，而且不断回放。当我进入最后一轮时，我一天出现在电视上三到四小时，所有人都认识我了。

焦：现在我完全明白，为何波兰能孕育出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难怪辛波丝卡在1976年出版诗集《巨大的数目》(Wielka liczba)时，一周内就能卖一万本！这种对文学与音乐的热情真的是举世难寻。然而，人民期待既高，压力自然也大。您当时打破波利尼的纪录而成为最年轻的肖邦大赛得主，我很好奇您为何如此年轻就决定挑战肖邦大赛？不会觉得很冒险或压力沉重吗？

齐：我那时根本没想要参加肖邦大赛，我只是按部就班地参加各种音乐比赛，接受愈来愈大的挑战而已。我赢了普罗科菲耶夫比赛，后来又赢了贝多芬比赛，而后者其实是国际性比赛，在斯洛伐克举办。亚辛斯基那时对我说：“明年就是肖邦大赛，真可惜你太小了。如果比赛晚两年就好了。不过你很喜爱肖邦，也已经会演奏不少肖邦曲目了。为何不试试看呢？就当是个经验。”于是，我们开始准备肖邦大赛。

焦：那时波兰选手是否还须通过国内初选才能参加肖邦大赛？初选是否特别考验演奏者对肖邦的理解？

齐：波兰的确有国内甄选，当时国内大约有近三百名钢琴家想参赛，但官方最后只希望选出六名顶尖选手。不过为了要通过甄选，钢琴家必须准备三个多小时的曲目，而且必须包括各个作曲家，而非仅演奏肖邦大赛曲目。我记得我第一轮弹了巴赫、门德尔松、李斯特练习曲、车尔尼触技曲等等，最后以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梅》压轴。第二轮我弹了勃拉姆斯和巴切维茨（Grazyna Bacewicz, 1909—1969）的奏鸣曲、肖邦叙事曲等等，这一轮可长达八十分钟。第三轮我弹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第四轮……哎，我都忘了我那时弹什么了。总之，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甄选。我那时才十五六岁，这样的曲目对那时的我格外吃重。亚辛斯基在旁边观察，看我学习的速度、进步的幅度，还有我从《伊斯拉梅》和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如此困难作品中的学习成果，因此我们持续努力。后来波兰官方选了十二名钢琴家，并且给予极高的奖学金。那个奖学金换成美金虽然只约十块钱，却是家父一个月的工资。我以前所得的奖学金，不过是其十分之一而已。以前我总是省吃俭用，在月底把钱拿来买五张唱片。现在有了这么多钱，我没有吃更多，却可以买六十张唱片！这真是太好了！我买了马勒交响曲全集、布鲁克纳交响曲全集、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等等，所有那些学校图书馆没有足够预算购买，却是我梦想聆听的作品。

焦：除了缺唱片，那时是否也缺乐谱呢？

齐：乐谱倒是便宜，因为苏联人从西方印了各式各样的乐谱，发行廉价海盗版，一本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总谱不过二三十分钟而已。我们那时可以轻易地买贝多芬、勃拉姆斯交响曲的钢琴四手联弹版，然后演奏、认识这些作品。但有了奖学金后，我可以直接买唱片，让自己完全沉浸于各式音乐之中。

焦：后来呢？波兰派了十二位选手参赛吗？

齐：不。我们这十二人还要再比一次，最后在1975年1月选出六人参加10月的比赛。我那时不但是最小的，还是六人中唯一的男生，